

# 陈辽文存

第十卷

香港银河出版社

# 陈 辽 文 存

第 十 卷



书名：陈辽文存(第 10 卷)  
著者：陈辽  
封面设计：陈薇  
出版：香港银河出版社  
地址：香港九龙大埔道 160 号 A 地下  
印刷：南京陵东印刷厂  
地址：南京市孝陵卫朱庄  
规格：850×1168mm 印张：21.5  
201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62-475-248-6  
定价：港币 200 元  
人民币 200 元



2000 年, 在家中



2000 年 9 月在家庭客厅里



1998年6月摄于日本



陈辽已出版的部分书籍 摄于2001年

## 前　　言

《陈辽文存》已出 1—9 卷。第 1 卷、第 5 卷为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第 2 卷为文艺理论文章选；第 3 卷为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论文和评论文章选；第 4 卷为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论文和评论文章选及经济、历史、文化论文选；第 6 卷为《盛成传奇》、《奇书〈姑妄言〉清代〈金瓶梅〉》和《中国政策设计 100 家》三部著作的合辑；第 7 卷为《我看新中国文学（1949—2008）》专著；第 8 卷为《陈辽博客选》；第 9 卷为《2003—2010 年重要文章选辑》。如果再加上《学海弄舟》（六十年论文选），应该说，我过去写的文章基本上已在以上九卷《文存》和《学海弄舟》里都有了代表作。但我从 1946 年 1 月发表第一篇文艺通讯以来，六十六年间也还发表了不少篇学术随笔、随想录、文坛回忆和见闻录，约 100 万字。友人们以为，这些文章有一定学术价值、史料价值，而且常有思想的闪光和新颖的见解，可以选辑成《文存》第 10 卷。本来，我今年已八十一岁，精力已不如前；而发表这些文章的报刊年代已久，搜罗、选辑，颇费时间，因此，迟迟下不了决心。经不起友人们的一再敦促，终于从 2012 年 1 月起着手进行这一工作。现已完成，分为两辑：第一辑为学术随笔·随想录；第二辑为文坛回忆·见闻录，约四十多万字。校阅了两遍，觉得其中无空话、套话，说的全是实话、真话；有些史料还算珍贵；有些见解，还算独特；它们至少经受了几十

年时间的检验，尚有一定价值和意义。于是编成《文存》第 10 卷，请葛加红女士重新打印（因大部分文章写作时、发表时还没有电脑，我没有电子版）。每篇文章末尾，都注明原报刊的发表年月或原出版单位的出版年月。现在奉献给读者，敬请读者及有关专家们批评、指正。

2012 年 4 月

# 目 录

前言 ..... (1)

## 第一辑 学术随笔·随想录

我和毛泽东	.....	(1)	
一个报告人不愿称为“报告”的报告			
——听朱镕基总理的经济形势报告	.....	(6)	
“四人帮”与鸡	.....	(11)	
为民请命,何罪之有	.....	(15)	
劝君莫做过于执	请把宗岱作楷模	.....	(19)
“从害群之马”说开去	.....	(23)	
关于欧阳修“题字”	.....	(26)	
且说“对话”	.....	(28)	
想起了张謇	.....	(29)	
正视改革中的“错位”现象	.....	(31)	
对内也要开放	.....	(33)	
“南京风味”从何而来	.....	(34)	
为“活人墓”三叹	.....	(36)	
叶老逝世悼文因何多	.....	(38)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40)
谈“接轨”	(42)
名人不是“投票机”	(44)
写,还是不写	(46)
改革年代,杂文大有可为	(49)
小天地和大天地	(52)
作家,请勿进入误区	(53)
“文学刊物过热”也要压缩	(56)
行乞市长和“吃喝专员”	(58)
国人受骗何其多	(61)
由里库路特事件想起的	(63)
要求公布对“康华”检查的结论	(65)
“官倒爷”的名点得好	(67)
正视:农民负担过重	(69)
脱贫、脱愚和民主	(71)
视察·考察·监察	(73)
文化名人郑逸梅	(75)
权威、权力和特权	(77)
马谡新议	(79)
说“苦”	(81)
“虚无”和“练达”	(83)
“五四”老作家顾毓琇	(84)
不寻常的首届太谷学派研讨会	(89)
一步之差	(92)
鲁迅与香港	(94)
好专栏 多办些	(97)
注意:文艺的投入产出	(98)
入木三分骂亦精	(100)

谁适应谁？	(102)
“偶像”评选看隐忧	(104)
你是什么“力”？	(105)
关于“苍蝇”“老虎”的话题	(107)
“晓庄”与贵族学校	(109)
说“炒”	(111)
读者是“上帝”	(113)
请多关注移民文学	(115)
文人“下海”七型	(117)
稿费趣事	(119)
四个“三十万”	(121)
新加坡市场模式说	(123)
也谈张艺谋自我曝光	(125)
赠书 购书 卖书	(127)
包公破案的诀窍	(130)
假如我是警察	(133)
解开“人才团”之谜	(135)
教祖与“佛子”	(137)
说“习惯”	(139)
怎一个“禁”字了得	(141)
路遇华威先生	(143)
“证伪”和“自审”	(145)
我读小说	(149)
有心栽花和无意插柳	(151)
逛书海 入报林	(153)
人到晚年学叶老	(155)
关系 操守 征服	(157)
“新”要过三关	(161)

梁生宝与梁林宝	(163)
既要作“答”，更要学“问”	(165)
重“著”轻“论”要转变	(167)
善“下”	(169)
“求人”和“人求”	(170)
我们的骄傲	(172)
“世纪末”与“世纪之交”	(174)
使用兴奋剂是腐败现象	(176)
《麦迪逊的桥》在中国	(178)
谈文人“下海”	(180)
人到九六倍觉“新”	(182)
勇进与勇退	(184)
鸾书	(186)
并非笑话	(188)
城市“落伍”者与乡下现代人	(190)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异议	(192)
说“浮躁”	(194)
第一,第七,再第一	(196)
鼓励“异想天开”	(198)
面对“网络文化”	(200)
“江郎才尽”新解	(202)
“利益驱动”与“舆论导向”	(204)
为“语文”正名	(206)
不信“果报”信家教	(208)
“不准把贫富带进学校”	(210)
讲“良心”	(212)
爱国者盛成传奇	(214)
漫说知名度	(224)

作家到老年	(227)
香港学人,别有品格	(229)
文坛打假	(233)
梦想成真	(234)
莫道无缘进史册	(236)
策划与名栏	(238)
“美丽牌”和《水浒》	(240)
读书、写书和评书	(242)
话说“忏悔”	(247)
50年代的读书热	(249)
文艺要发展 谁当财神爷	(251)
《将帅名录》的启示	(254)
晚年的叶圣陶	(256)
无锡院士为何多?	(266)
抗战时期一首歌颂粟裕的歌曲	(268)
华文女作家的百年婚恋悲喜剧	(270)
交江湖朋友,做女人文章	(273)
腐败何以愈反愈烈	(275)
委任制好,还是选举制、考试制好?	(278)
作家经商大不易	(280)
话说批评家的问题	(283)
“老而未富”与“一票否决”	(285)
为陈独秀辨正的第一人和第一部著作	(288)
我的“书”观	(294)
范泉: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第一人	(298)
输得好	(307)
刘晓庆出事之前	(308)
告别“应试文化”	(313)

作家身价有规律	(317)
我看哈尔滨	(321)
从达老自传看达老民族品格	(322)
“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陈独秀	(329)
因何“不起诉”刘晓庆?	(335)
给更多的人以出头、上进的机会	(337)

## 第二辑 文坛回忆·见闻录

浪头里的石头	(343)
从青石弄到甪直	(349)
忆诗人鲍明路	(357)
词家、学者周梦庄	(362)
忆陈老与江苏的文艺工作	(366)
哭再兴	(371)
记朴在渊君	(373)
王枫印象	(375)
痛失鲁光大姐	(377)
中韩文化交流的有心人	(380)
三见刘顺元	(384)
奇人·奇文·奇趣	(389)
张謇的薪火传人:王强华	(391)
嵌崎磊落一书生	(396)
是烛光,更是火炬!	(402)
“奇男子”汪克之	(406)
达浦生、武铁肩的“出山”	(409)
“小天才”作曲家刘鹏	(414)
张成:收藏当代作家手稿最多的人	(416)

为国际文学交流尽心尽力	(418)
“罕遇还存进与辽”	(422)
张学良与盛成	(426)
写在十二年前的“我的先生”	(429)
不褪色的“落花生”	(433)
盛成和程抱一	(436)
忆念吴奔老	(441)
江苏的默雷:吴海发	(445)
八年抗日战争中的曾敏之	(448)
足迹·心迹·事迹	(457)
我所认知的陆文夫	(462)
新世纪的新家族文学	(468)
接触余光中	(472)
正气浩然,清风駄然	(478)
九个人挑起了五万居民的医疗重担	(483)
阎纲在“五七”干校的拍案惊奇	(485)
在文学园地里勤恳耕耘了大半生	(490)
吴文化公园创始人高燮初	(493)
江水从门前过	(498)
我的启蒙老师	(503)
看父亲写字	(510)
想起了故乡的两位中医	(512)
不尽的思念	(514)
我在中学里怎样做“作文”	(517)
写好“周记”	(519)
写我见、我闻、我思、我知	(521)
抗日战歌引导我走向革命	(524)

“道路引导我们走向远方！”	(528)
二月花开少年时	(537)
忆华中建设大学	(542)
从战友到夫妻	(548)
在江苏省作协当秘书的日子里	(552)
我在沈巧根生产队搞“四清”	(558)
文学所十年回忆	(563)
三来常熟	(566)
为叶老写评传	(569)
从一本书到一屋书	(572)
我的周末	(575)
平生三憾事	(577)
三起两落，四得二失	(583)
“批判会”开成“摆好会”	(590)
“护花”小记	(594)
独游乐	(596)
昙花开了	(598)
长江第一芙蓉楼	(600)
众星捧出日月潭	(603)
以珍品取胜	(605)
千奇百怪“野柳”石	(608)
阳明山上鹫鹰飞	(610)
台湾随笔	(612)
今日沙家浜	(624)
便利读者的饭田桥书店	(627)
石庭园的禅趣	(629)
佛教艺术的集大成	(631)
世界罕有的姬路文学馆	(633)

高科技、现代化的富士电视台	(635)
竺山湖记	(637)
改革,保加利亚的主旋律	(639)
访保见闻点滴	(645)
访保散记	(648)
附录1:陈辽已出版的书目	(655)
2:陈辽于 2011 年发表的文章目录	(658)

## 我和毛泽东

我一生未见过毛泽东，但毛泽东对我一篇文章的好评，却决定了我后来的命运。

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合写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那时，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速成中学（属六十军管辖，驻地在南京浦口北边的花旗营）任大尉政治教员。我阅读了该文后，知道陈其通、陈亚丁是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副部长，但却认为他们在具体地估计“双百”方针提出后文艺工作状况的时候，得出了一系列不符合实际的、含有悲观怀疑态度的结论。于是写了《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一文与之商榷。

陈其通等同志对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年后的文艺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

“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少有人提倡了。”

“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说、戏剧、诗歌，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